

水齋文集卷四

繡水懷應聘莘臯著

上吳梅村學士書

聘蹇陋無似偶竊小巫之譽不擴龍門年來文壇蕪苑稍得歷堦以遊夫子之賜也今見寰內社舉如蝟毛而起最下三家之市亦有鼎耳竊讀荀子云有爭心者不可與謀道此爭之始而道之憂也思以一丸

侄孫

偉季永

侄

璜渭符仝較



泥封斯事之紛紛函谷則彼中耆舊以望淺而難其  
人才弱而難其事此任非夫子誰歸梅村籬落大有  
松筠非北山也托以懸車著述久矣道之高而風之  
卓矣若便許朱公書入相信絕交名人才士有以望  
夫子而議其後也今西泠苕溪諸子挾乎尹之聲建  
鼓先路聯十郡之顧厨禾之聲咸猶吳之慎同也慎  
同才調鏗鏘志各不下乎而合之似難聲咸矩步規  
行強半閤修乎而合之似易茲者梁燾劉摯賈易顧  
臨願聽嚶鳴躋趾畢集安車出臨條風風之飲醇之  
意濃萃渙之道得矣春秋慎盟會蜀中黃池未善也  
葵丘踐土兩大會外蕭魚鷄澤或得竊附衣裳之舉  
誠慎之也今之乎尹稍稍近之敢以公緘附私稟惟  
夫子一賜垂鑒焉

上王敬哉宗伯書

懷應聘

先生圭璧天庭鳳麟人代叶胥靡之夢密贊經綸應  
有道之科直叅化育小子爲儒已賤治經不免于雕  
虫立譽非真挾冊終嗟乎散木濫隨濁水之波一聽  
革聲之履荷蒙先生以夙昔之故降重而納于門欵  
坐而賜以語乃日邇來士風人習剗方以爲園鶩華  
而離質入關十六坐病氣矜二十四友甘心陷溺遂  
至爛倒名場失足俯仰旣不祓除于君子亦復訾議  
于小人一披載籍此最足悲足下寧無意乎斯言也

先生不惟教聘抑廣教天下士也奉身以退尋繹誨  
言不寒而慄已而辭尊還里掩關檢點忽已三年不  
敢卽信澡身于滄浪亦得小慰變化于弦韋切所喜  
者以其人隨俗步趨已無試有司之事則聲利自淡  
且三復楊諫垣之疏則氣類無求可以洗心可以滌  
慮矣伏念曩時親瞻先生之青天白日不能虛往而  
實歸今復馳仰先生之霽月光風尚冀挹彼以注茲  
也浣誠申候終賜擊蒙是禱

上熊鍾陵大司成書

懷應聘

先生奎斗儲精川嶽毓秀一氣新轉洪鈞李桃俱豔  
八紘始恢文網竹箭咸登快倅手之運斤幸多士之  
有造如聘者早歲傳經卽隨中散竊年擲官竊附文  
通浮沉諸生中二十餘年知遇各當事三十七次俱  
蒙擢首不落二三自謂點頭可期八九詎意流雖居  
上數屢逢竒黑貂漸敝于秋塵玄兔難探于夜窟途  
窮未能稅駕音絕乃復更絃爰謝郡庠特遊京學不  
能風搏九萬而南聊且水擊三千以北胡琴破軫行

賣卷于街頭沙絡迎車或獻書于閣下豈終濩落與  
附翔翔眼久迷于五色空受蘓知骨若買以千金請  
從隗始幸遇先生文章冠冕人倫匠石蒙賜取結敬  
陳梗概念一身初無他過惟歷試薄有微名控而猶  
飛愛必假之毛羽傲而又改好定篤于緇衣伏祈先  
生向敷化雨終覆油雲庶望鞭影而行得隨良馬將  
吐珠光以報長類靈蛇矣虔來樞謁侍右奉教一申  
傾倒良在于斯跼足以待也先此佈悃不盡

上鄧元昭太史書

懷應聘

試草猶小草也處則揣摩蓬蘖出則登獻華屋皆是  
物也非其人則亦不必有其事矣聘自前代舞象時  
以黃口嬉戲之言受知于許平遠文宗特拔郡庠第  
二 國初定典以來受知于李庚生文宗科歲四次  
優錄高等再受知于翟羲圖文宗拔尤竟先多士更  
受知于谷霖蒼文宗錄科冠軍謂余文足配名以外  
如受知于蕭復初撫軍裴晉卿王湯谷兩御史張坦  
公藩司錢黍谷臬司俱觀風高列領案忘其等級名

位荷被寵愛尤極諸老師之恩遇不可忘當以何物  
誌不忘爰自以所遇之文發殘篋付劂氏猶人子奉  
所親觀杯棬卽思口澤意也然諸老師之品題施于  
余文誠爲不稱而溢美不能不遵之爲太華其他如  
名部使道憲之觀風賢郡侯司理之季試良邑宰之  
月課後先見賞拔置第一俱有國士之目其文悉綴  
集中無軒輊皆所以重文之遇也梓議已定客有過  
曰子文瑜不揜瑕今則自暴其短矣因思先生覈士  
西江路由兩浙延攬名彥聘也不才得附門下先生  
時時以詩文摩切弟子今願得一言謝客果得一言  
謝客卽使余文終不掩瑕非玄非法不敢妄齒覆瓿  
去秦火則已遠矣何則有先生之言在也隨風珠玉  
賜不淹時是禱

上施愚山太史書

懷應聘

詩以人傳以地行西河四始派在宣城先生一代之  
聖俞千秋之謝眺也。幾子向未學詩今小有詩卒歸  
無詩學西子之曠不過捧心里之貧人倣之里之富  
人避之矣。向來作者論詩好以己意排斥衆有如云  
奏子野之音霍來二八鼓秦青之曲去後塵飛以是  
喻詩詩之至神者矣。賤子之欲聞詩詩之麤者耳。要  
在讀王孟如無元白讀元白如無王孟專心一意久  
于其中或有合也。此一路當以何見入向嘗索解于

梅村吳老師吳師不我告近又索解于芝麓龔老師龔師不我告不我告外之至矣外吳師又外龔師賤子之欲聞詩爲術也竊今向先生而懇一擊蒙焉若俯教之則是先生文滿天下今則變化齊魯詩滿天下今則不廢蠅聲其爲道閤矣大矣小冊無隻字近纂組妄干元晏愧甚不宣

上徐立齋總憲書

懷應聘

戊子己丑之交聘也竊慕同群頑然抱屈轂之瓠求友吳閩一覲三詩卽聯六筆大暢御李之懷可使河南無應安平無崔者矣自後日月之際台星高朗泥淖姓名稀通執事然先生由國師而掌天憲一時建白真稱孫敬到雍繫籍千夫傳公在臺劾案驚人賤子頗能頌之更服膺之也茲以舐犢之私竊有冒昧者小兒紹中稍有坦腹之致猥荷令阮公雅親翁賜以歛公之鑒館諸甥室黃口成章于海外體則無于

俗下調殊減敢獻一冊于左右伏望大君子俯教之不吝齒牙獎成之俾咸池不擯北里巴曲得溷陽春鄙念足矣孔文舉魯國男子于禰衡不諱薦表韓昌黎唐代偉人于祠部盛有陳乞愧犬子非其人耳先生以通僿爲已任以激揚爲風聲大者見之朝著細者不遺韋素于登明選公之憲度無絲髮損也及重先生徧照無不及恩波潤細流也臨啟瞻注丙惕不宣

賀沈韓倬太史書

懷應聘

已丑秋章子素文邀弟輩集虎阜湖舫一時御李紛然座中識顏子傾蓋結元龍今憶之猶然以樂事賞素心也時僕得偕先生同婁東王子惟夏憇半塘小築披襟論心惟夏才狂龍虎不測先生韻雅圭璧自然便以心期相許謂非翰林不足以侔先生矣隨讀贈章服膺二美愧無子桓之鑒隱以國風推公幹意在惟夏以中論推倬長意在先生未知當否未幾于翰林期待則已驗矣後先生佐貢舉分詩經較得我

鄉曾道夫道兄之文空青石壁先生之文寶鼎泗水  
門逕差別天然而合合以水乳人之遇不遇何足感  
也今先生又掖兩公子後先偕至翰林福齊難文齊  
尤難比于舊聞德璉才競繼美休璉孝綽雕龍蟬聯  
孝儀聲華榮遇昔有今無不虞全得之先生也烏可  
無賀然以子貴賀猶衆人之私耳因賀子貴而歷叙  
先生之品先生之文并以及先生之知人得士則非  
衆人之私矣帶水箋馳懼悰雲涌不宣

上金亦菴大中丞書

懷應聘

先生嶽瀆鍾靈星辰應瑞建節旄于兩浙威靖海隅  
沛雨露于三吳恩覃蔀屋此天子所以南顧而無  
憂士民所爲承流而仰德者也聘夙蒙旃覆時奉光  
儀今以俚句塵覽復見甄收登之剖劂螢火微明不  
掩光于日月爨桐棄質得進御于宮商自非弘吐握  
之風開延攬之益則末微下士何以得此哉聘自慶  
無所短長于世然追維前事少好讀書長喜結納涉  
江淮遊齊魯往來京洛一時名公巨卿不鄙棄而深

交之頗以志氣自命非碌碌者比乃心懷九萬終爲戢羽之孤鵬志在千里猶然伏櫪之老驥邇來四壁徒存莫問桑榆晚景三徑雖在祇看松竹清陰幸遇先生禮賢好士當路垂仁參苓俱入于藥櫬葑菲不遺于食品昔時桃李年芳早識荊州之面今日雲霄路近輒登元禮之門醉北海之尊臨風猶赤入步兵之座流盼惟青禮遇亦甚隆矣夫唐之孟郊賈島歐陽詹一介寒士耳當其偃蹇風塵天下豈知有三子哉一遇韓吏部蒸濡而潤澤之乃能成名于天下今

聘才不如三子而志則同于三子適有韓吏部當其前矣蒸濡而潤澤之不望之知己而誰望哉惟先生情深念舊惠出維新始憐貧女稍分秦璧之光終念波臣爲激楚江之水則感恩知己非淺鮮者倘密雲屯六月之膏洪河無九里之潤一旦金甌卜相丹詔自天山斗望遙笑言伊阻斯時而欲施解推之愛大覆載之恩不亦晚乎夫入深山而不取鄧林之一枝庸者笑其妄遊元圃而不握崑山之片玉愚者嗤其迂此人情之所同也不揣佈悃幸垂察焉

事六月之膏共區無火里之斷一且金剛小昧其  
或引為幾焚心之水阻風思映日非對輪香幽密雲  
計彩念書惠出雖薄故綴食文辭今秦壘之光發念  
前矣蒸霽而聞戰之不望之映日而語望時謝式主  
鄂卡不吸二千而志限同千三千燕育韓吏時當其

致丁葯園儀部書

懷應聘

先生一代才下筆妙天下早歲登賢書中年成進士  
一註誤即輕軒冕無宦情辟園西冷壯心著述間出  
而遊四方即擔一囊書同懷抱向友開發絕無子公  
東獨有鷓鴣賦亦先生之感遇致然矣僕以窮鳥仰  
先生之哀鳳身雖放猶為聖明之嘉惠也憶戊子冬  
先生集素心老友訂性命交僕得附文壇之末往來  
以雁序齒時而遮留信宿罄莫逆懽肫肫情意蓋視  
骨肉過之夫古之眷友者施德于不報不報而施足

多矣又無若施于不知令弟弋雲至禾始知先生之  
推恩于僕者皆僕之所不及知者也先生嘗爲余言  
當代理學名宗在日月之際不愧祥麟威鳳者惟王  
敬哉一人先生固已得之深矣余前遊學都下登文  
舉座忝竊絳帷有年今獻到小冊中有上王宗伯書  
比于唐宋大儒上元老書氣象不侔大儒能言其本  
小弟能言其真其所綴中間淋漓感慨一則真稱宰  
相之言關係人心世道先生所樂觀也幸呼惠連共  
發之在先生無用此誨言若令弟之于僕實可代晨  
鐘之叩者也再拜不宣

答李仙菴太史書

懷應聘

老姻臺文章虎繡才調龍雕承顧問于當陽細旃望  
重序高班之列宿執戟風生如弟者下牀臥穩瞻依  
久切于登瀛霄漢書來驚喜如同乎御李接讀家報  
知老姻臺羸負大恩子友之子南山毓豹決非吳下  
凡兒丹穴培雛定作李門亞子切念易失者時難成  
者名前此快心幸其托根文苑向後期許終望標映  
清門願以今日之幼學卜他年之壯行得使此穉一  
息千里無若阿翁之鈍滯鹽車鄙心屬望于斯足矣

祝確有女何煩問字之新加蔣濟添兒惟伏殊恩之  
挺埴若以兒女繫戀之私頓令遠于趨庭則少年學  
業得無爲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耶况兩姓芳年折衷  
舊典爲時荏苒尚可從容兼以禾俗好文一編家禮  
孰同轍一六禮具備始舉親迎非極賤貧不敢廢禮  
老姻臺爲文獻宗盟青溪禮望宇內稟承或宜珍護  
及此也淳于贅齊賈生所嘲無論弟勿克堪池上鳳  
毛豈有此事乎謹復來諭蓄悰未盡神馳不宣

與袁丹叔郡侯書

懷應聘

老祖臺五花題柱直收赤汗于東甌十韻藩禾初鼓  
文瀾于南紀彈丸醉里料無任聖之童可當甲乙無  
知黃口間有木鱗之句亦覲品題聘夙叨知愛今擅  
啟事無甚高論敢同文字之薦雄未免有情竊慕祈  
奚之舉子仰禮門之閎峻思細流以朝宗或以館甥  
而麤通半部或以猶子而甫習搯觚或以寒童而志  
苦觀光或以貧交而力艱進步統希埴埴之恩俱入  
同聲之籲伏望採其隻字之長恕以風簷之短一判

水齋文集 卷四  
醉疵咸寓流金之在冶或分高下總祈滄海之不遺  
則九霄振翮簷鳩亦藉附羽之榮萬里追風櫪馬同  
懷逐塵之願矣

與陸麗京前輩書

懷應聘

登樓西南之大壇坵也作始則人人王褚繼藻則輩  
輩機雲其不獲望元亭而析隻字者恨其生之晚也  
後以橐筆上吳峯合編紵于西泠筮盍簪于正雅得  
與先生家阮左城兄時時論心真所謂芬芳共一氣  
者矣而先生著述大業亦得窺半豹于谷霖蒼師之  
史局服膺七十三篇謂之含任謂之吐沈推爲南朝  
巨手心醉固然又以文筆之承流而論張西銘後一  
人也因念登樓宿老徐陳應劉一時俱謝靈光不劫

獨有先生斯真言志述懷之時弗可失也柰聘鍊金  
繞指化不更時空嘆陸沉于既往終嗟泥淖于將來  
思卜季主罕所執言聊爲先生一述近狀近狀者何  
婦能收書不收封禪其人實無禪草非闕所忠也猿  
宜課木不課東屯身在帝南雜嘈嘈也滿眼西華東  
里罵到漑舌或存意氣銷盡輾轉不復爲也先生自  
嘉遜來濟蒼生妙得大藥有如聘者顧已實非黎產  
取次將爲眩人敬問先生當以何方起迷俾得如趙  
簡子寤五日而反也底事無一可爲志在養生不能  
有論先以書達

上人寄跡維摩教中過去僧臘若干年自號假亭和  
尚維摩接引假亭耶假亭窺入維摩耶維摩道廣受  
恒河沙等弟子不見多又復接引假亭維摩將芥子  
子假亭矣而假亭豈甘心受芥子維摩哉我以宿昔

有論次以書致

與偃亭和尚書

懷應聘

上人寄跡維摩教中過去僧臘若干年自號偃亭和尚維摩接引偃亭耶偃亭竄入維摩耶維摩道廣受恒河沙等弟子不見多又復接引偃亭維摩將芥子乎偃亭矣而偃亭豈甘心受芥子維摩哉我以宿昔之文豪決之也言接引非是言竄入益非是偃亭時時語錄不見語錄日日詩文常有詩文詩文空語錄空乃以成偃亭之真空果爾則盍不并偃亭而空之耶空詩文不空語錄可也空語錄不空詩文可也一

而二二而一也。吾聞諸昔矣。以理自勝。韓昌黎以之。拔大顛。皆竒男子。歐陽修以之。拔祕演。如韓之說。儒者之所甚難。如歐之說。庸衆人絕無。而未有。大顛不辭。韓贈若以爲固然。祕演不辭。歐贈若以爲固然。則大顛也。祕演也。韓也。歐也。必有說以處此矣。吾無韓歐之識。亦欲有說以拔佞亭前時。二釋領其分。今時佞亭會。其合佞亭。固竒男子也。理自勝也。蓋寂寞梵受之。老禿緇。璀璨登樓之。徐繼恩也。天荒一破。佞亭之爲空久矣。吾徒自無慧眼。不卽觀空。而猶以爲梵受之。佞亭和尙。虎以書去。報一撫掌來。懷應聘。

我禾自癸巳歲。季春。吳梅村先生主持社會。徵兩江十郡之士。命文酒於鴛鴦湖上。一時名彥雲集。極聲氣之樂。至丙申冬。王湯谷按君。倡道東南。雅續此盟。人文之盛。甲於海內。余同學程子扶野。向余責責。解

大顛也。祕演也。韓也。歐也。必有說以處此矣。吾無說。歐之識亦欲有說以拔復亭前時。二釋領其分。今時復亭會其合。復亭固奇男子也。聖自勝也。蓋寂寞梵受之老禿。緇瑤瓌登樓之徐繼恩也。天荒一破。復亭受之。則亭味尚存。以盡去。雖不無掌來而猶以爲佳。

海陽程燕侯墓誌銘

懷應聘

我禾自癸巳歲季春。吳梅村先生主持社會。徵兩江十郡之士。命文酒於鴛鴦湖上。一時名彥雲集。極聲氣之樂。至丙申冬。王湯谷按君倡道東南。雅續此盟。人文之盛。甲於海內。余同學程子扶野。向余嘖嘖稱族中其章諸子。高文碩學。爲同人之冠。余服膺久之。旣而出處殊途。人琴志感。昔之祖若父。操觚角技於壇坫者。今則繼以子若孫矣。爰於雛鳳中。得程子榭雲。年方弱冠。而落紙揮翰。如飛仙御空。傾滿座。余因

歎程氏之多才。久而彌盛也。今癸酉春。梯雲携先君子狀過荒齋。再拜請曰。小子之抱終天憾十年矣。以貧故。久稽塋。茲幸得家山大塲之陽。尺寸地。爲先人藏。不可無以誌先人德。知寒家先世者。莫先生若。願乞一言。賁貞珉。予以伊祖其章公。向屬盟好。復重以梯雲金石交誼。何敢辭。按狀公諱衍。字燕侯。行一。先世自周。程伯休父。掌司馬。封爵受氏。至晉元。譚公領郡新安。卒於官。遂家焉。逮靈洗忠壯公。爲梁征西大將軍。族益繁。分派八。五代時。司簿廸公。居休寧。爲公本支祖。遷於浯溪。則始祐公。歷傳公之高祖。鄉飲大賓碧潭公。生曾祖青字公。以節行旌於郡邑。當事縉紳皆稱爲岩叟。時有尤溪令黃如松先生。慕青字公德。遂以女妻公之祖。太學鳴臯公。生二子。長諱珮。字其章。次諱翱。字奕李。兄弟負才名。皆食餼於庠。其章卽公父也。持已峻潔。素履端方。郡大夫敦請課子弟。終數年。不齒及簿書一字。大夫愈高其品。四方立雪程門者。皆得所指授而去。一時道德文譽並峙。齊雲公爲其章長子。次卽文學。諱喆。字麟毅。公十三歲。慈

母戴孺人見背。公於苦塊哀慟稍間。卽理貝葉資冥福。求親見孺人。夜夢孺人告曰。兒何自苦。予生前不造業。無藉經力。乃引公至一冥府。乞主者出生死錄示公。凡高會子姓。無不註名分修短。公覺而述之。咸以爲誠孝所感。時太學公慮公哀毀過摯。之僑寓雲間清風里。然公形神清減。憂積多病。太學公諭之。輟舉子業。恐耗精血也。公遂承厥志。每遇朔旦。爲戴孺人位。薦茶酒。悲悼竟日。及奉嚴命歸娶。同里吳氏。花燭夜。以慈親不在。涕泪垂垂。下不能休。踰年。文學公病劇。公聞信。奔侍湯藥。醫者以日進人乳。方可延時。文學偕公弟麟。穀攝養於古子禪寺。距浯溪十數里。公日覓人乳往。會夏潦。山水驟發。一望無際。公歎曰。父此時待乳久。豈可懼。於是旋涉旋渡。攀躋榛莽。比至。則寺門扃矣。奉侍數月。終不起。公悲悼瘖立。凡歛具循禮。而慎費不逮。吳孺人典簪珥助。宗黨見者。無不哀其孝。奕李公子慶積。從弟也。隨公遊客。亡載棺。還丘首。痛傷甚切。不數年。奕李公遽沒。公囑弟麟。穀經紀其喪。延師課訓兩孤。其友愛如此。太學春秋高。

傷兩文學相繼。體愈衰。公侍左右無頃刻離。內外事皆待決。煩不可支。爰趣室眷來涇上。以時甘旨。忽有持僞券索負者。公不辨而與之。恐太學在床褥間聞而怒也。隨遭大故。痛絕者數四。崎嶇千餘里。扶櫬歸。塋哀聲震地。行道皆憐之。復渡浙。謝遠唁者。經黃浦。舟膠冰立。不能抵岸。俄見老媪立岸上。曰。薪炭在此。冰頓泮數尺。舟得涯際。公欲酬金以取薪炭。倏無人影。一日見小婢以湯傾地。公惻然叱曰。下有虫蟻。皆物命也。後不可須臾。蟻蚓數升擁卷堦前。若應聲出者。公感物益持齋素。歲己未。從弟有退變。公將太學所遺。逐一分授。僕取其老。器取其敝。若薛包。當日次年省墓於故鄉。遇族屬患病。將有典鬻之慘。公止而調之。并塋其先世。暴露五棺。鄉黨稱義無異詞。生子鬻起。字梯雲。天資穎異。從師力學。公以獨子。心切憂鬱不解。忽一日潛謂吳孺人曰。吾父子不能兩存矣。可奈何。卽促弟姪至。告以十三歲時冥中所註。修短之說。甲子正月下旬。遂仙逝。悲乎哉。燕侯也。公之自少而壯。居哀則思其母。爲孫則孝其祖。色養乎嚴。

父友愛乎諸弟。慈撫乎猶子。調恤乎同族。償僞券而  
不辨。廣埋掩而不德。肯堂構而遠丹漆。啟書香而戒  
馳逐。故能接泉下之母儀。讀冥官之秘錄。天濟斷岸  
之炊烟。物應灌湯之訓諭。宜乎以授杖之年。膺金紫  
而報公於萬一也。何僅登中壽而止哉。然嗇於年而  
豐於德。久而愈彰。是烏可以弗銘耶。公生于崇禎庚  
辰十月十九日丑時。享年四十有五。卒于康熙甲子  
正月二十一日寅時。擇今癸酉秋九月初四日巳時。  
塋於休寧之大塢山陽阡。巳山亥向。元配吳氏。新安  
世家女也。子一諱鸞。起華亭籍貢士。始聘郡司馬陳  
公女。娶當湖戴文純公女。早卒。繼娶新安黃安  
之公女。孫一承祐。尚幼。銘曰。

白嶽之精。孕秀於黃。泉香而注。浥之洋洋。中產哲人。  
洵美且良。淵源家學。令望江鄉。命也何短。比顏則長。  
蘊藉後人。蔚爲珪璋。條山剖巘。卜君永藏。嶺複載嶺。  
崗亘復崗。龜筮有靈。食墨旣臧。奉子之宮。繭室蒼蒼。  
千年華表。令威來翔。

周母富太孺人墓表

懷應聘

嗚呼。言之不可信也。至銘墓而極矣。以昌黎之自重。劉君猶持其諛墓之金而去。則銘墓者誠不可信其言。而其言斷不可作。故蔡長史謂碑文惟郭有道不愧。亦以作者多諛也。夫諛丈夫且不可。况巾幗乎。予生平自操文以來。不喜作碑言。以沉於冷烟荒草中。卽諛亦不足爲亡者榮。而自慎之意。若比蘇文忠獨銘五人而更甚焉。然有義不可拒。言之非諛。而無劉君持去之物者。如吾友公衡之母富太孺人。安可不

表其墓也哉。嗚呼。公衡之葬其母者二十餘年。紀節行。則有司馬倪伯屏先生之信筆。而表墓之文。至今闕焉。則又自顧非予莫爲表。非予而表。不獨人不之信。卽公衡亦不以表爲母重而自信也。庚午夏。爰按狀。并倪司馬紀畧。杜司空秦太史曹行人諸紳士挽誄。兼采鄉里姻黨之定論。以爲孺人表之。孺人姓富氏。武原城東之文族。歷宋元明皆以儒顯。耆士鳳梧公生孺人。爲長而不舉子。富公無以遣。輒授經於女。父訓典傳。母引線縷。女郎見愛。不啻子雲之有童烏也。是時古塘周氏。方席孝廉明經盛業。處士禹梅公有三珠。而仲更卓越。孺人遂歸敬松公。公得配以伉儷爲師友。且時請益於富公。才名愈鵲起。於是歲往晉陵陽羨。與宗族之秀。會文講道。以古人自期待。禹梅公日望其仲之興也。無祿禹梅公卽世。敬松公哀毀過。治喪甫畢。而天奪之。伯諫臺公相繼亦殞。未五十日而三喪。孺人方二十九齡。公衡僅八歲耳。大痛如成人躡踊。入棺必欲身殉。賴富公抱持之。公衡自此早夜泣。繼以血而瞽。孺人撫此八歲兒。日哀慟於

靈櫬間。上以事其姑姚孺人。較兒在時尤敬謹。兩嫠形影。慘絕人世。迨公衡漸長。學易有名。祖若母爲謀室。同學之賢蔡華封茂才。亟欲得孝子婿。而妻公衡。及公衡有子。則富有孫而姚有會矣。姚忽端坐而告孺人曰。汝亦有孫。則老嫠之望其孫者慰矣。可以下報禹梅公於地下矣。孺人亦不久而告公衡曰。汝有子。則予之撫汝者不虛矣。可以下報汝父於地下矣。孺人卒之年五十八歲也。倪司馬歷書其守節實三十年。方公衡母喪時。卽在姚祖母喪後。力愈困頓。曹司農助之木。更閱七年戊申。諸交舊爲劇金。公衡始得葬其母於武原城北清水池之上。扞甲山庚向。收兌脉焉。土未封。豪劣侵其屯。構訟三稔。上藩郡至縣。親看而直。墓木不暇矣。忽有異鳥銜檜栢數枝。擲隴上。漸以葱鬱。人盡稱苦節所感。公衡與予交淡。每過鴛湖數晨夕。談易壘壘。脗合皇極經世。且別有神解。嘗道其先慈之節行。遂嗚咽不自禁。曰。廢人雖六十餘。無時不思依母側。予有蒙師乏祀。母教予享之。富公無後。母教予掃其墓而省之。予初生輔奏兒。母教

予弗姑息之。予婦翁客終。母教予繕外母。而撫孤以訓成之。予有母姨孀居。母教予每月往省之。予知名四方。母教予謙謹而虛心以應之。予有升斗之貯。母教予念困急者而薄濟之。予有女將笄。母教予擇名賢後而字之。予有蔬食酒漿之供。母必教予待客而出之。予有縞紵之歸。母必教予易布絮而衣之。母之教予也。無一不至。今予之思母也。何刻能忘。公衡長子輔。奏爲吾黨後競。而侍公衡集於予齋也。恒數當孺人舍公衡去。輔奏止七齡餘。今猶憶孺人之音容。

嘗告予曰。先祖母真苦節也。家淪落不能爲顯揚。卽一坏之土成。二十餘年尙無一字志。殊自傷耳。予惟孺人之子。若孫兩世交。而無以表其墓。使節行沒於後世。甚失儒者風勵流俗之志矣。因臚其始末。以羽翼倪司馬之信筆焉。孺人生於萬曆乙巳年。月。日。時。卒于康熙癸卯年八月初四日。時。葬于康熙戊申年十月。日。因敬松公附葬於城西頭亭子祖塋。故公衡卜城北清水池上。去三里。東西相望也。子一輩。孫三輔。奏秉奏成。奏。孫女二。嫁娶皆武。

原望族。備載行述中。

表曰。生爲節婦。而影孤舉案。死爲慈母。而穴隔同藏。有子作母之岡。有孫惟祖之章。奕世方昌。永懷勿忘。

文學公榮葉公傳

懷應聘

前文學葉公諱森字公榮姓葉氏其先世中州人後爲姑蘓人世譜殘脫其得姓所自出之祖在中州者無考自遷姑蘓來祖之著曰遷四卜居禾之永安鄉有子茂一茂一生三子存者曰普曰昇普生苗昇生薇兩兄弟以明經起家苗司訓東阿薇尹山東荏平而葉氏遂爲禾之著姓苗生向春復以廷元學正高郵族望益顯向春生雲仍雲仍生華芬俱秀才華芬號光吳卽公父也公生而負異才烈于義豫讓荆卿

若優爲之而重于所發將以規其大也而卒死于賊  
武弁之手子大年積復仇之志至于今未得路每欲  
托天報仇從公地下四十餘年如一日也而士友之  
所以悲而憤憤而欲代年甘心者大有人在亦四十  
餘年如一日也嗚呼此可以想見公之平生矣按狀  
公厥初始生母朱揭父書中天字詢公公隨母應聲  
曰天字而光吳公實未從書指授也因是竒之乃語  
母曰此葉氏人龍也而善撫之稍長頓露頭角就外  
傳咄咄偪人未幾而善屬文葉之老人嘗有言曰森  
之爲文好用長楮舒几意到濡頰而揮不虎豹踞卽  
龍蛇走可畏復可愛也于是甫出以應童子試得大  
名邑侯蔣郡侯顧觀察憲使趙咸以竒才拔置公第  
一而憲使與郡侯後先延公爲公子友當是時視學  
東西浙者閩之人洪承疇洪所取士崑尚及有司之  
格而卓厲震悍非所好也公遂落卷下提調啟糊名  
揭榜不見公名郡侯恚甚赴轅折節于洪懇補入洪  
不允侯以色言侵之遂出出而召兩邑侯與語曰我  
不能爲葉童地矣兩賢令肯玉彼以成當再行蔣侯

卽請袖公落卷以諍嘉邑侯曾以季試拔尤公奮願  
出力佐之並轡赴洪請間伏興已蔣出卷子袖偕嘉  
侯厲聲諍曰葉童子文不繩墨坐才累爾老大人爲  
今之毆陽奈何失一蘓軾奇士洪取卷一再閱微有  
慙怍色蔣卽取洪几上筆蹠而授洪曰請老大人下  
一名次洪卽下次伏謝出還報郡侯侯喜曰一童子  
衿易與爾幾敝我等舌何爲也若葉童則固自能子  
衿耳時禾中諸老先生益爭迎致公爲子弟師而高  
才生後爲名孝廉屠弘胤者先得之屠始欲破家館

公于其子誓不更師要令學成如其師之文與品乃  
已公置絳于屠數年日見屠之不足于力也請減修  
之半乃留否從此辭屠知公義素不可回而已必不  
忍釋公勉從其請公始留屠固長者凡遇應取之金  
短于計不能取時屠廩保一新安估子公助以策得  
酬金二十四兩屠感公助分半贈公公怒屠以帀交  
待公却金不見屠者數日屠又持金過公求公見不  
得挈公嗣大年視其金投諸湖屠曰湖水當知我心  
不令公榮兄獨爲君子也屠之投金與前時公之請

減館金皆爲義形于性至今人稱道之婁東復社二張並起西銘德望尤爲士林奔走承流四大書院非甘陵黨部比時公又受知于黎博菴文宗實于二張同推正學吳吏部昌時要公入社公不許徐孝廉柳臣要公入社公又不許吳之要公中藏不可知或挾公以自媚西銘爾徐之要公卽受指于吳實愛公才聞其語客曰交滿海內不足多失一葉公榮吾道無三君矣因公不許以身溺公門帶水幾死公終不顧絕之峻也未幾而吳吏部死于法朱學重于南渡公于朱學言論意向微不足而考亭卽見夢于公公夢天使勅一人升高座磨勘學子諸卷不合者盡下公就詢曰此下者何卷一人曰落卷而公卷在其中矣公又詢曰若何人一人曰我朱考亭也公之不得志于科舉以齟齬終坐此過耶然公實非畔朱學者畔竊附者之口正誠而心侏離耳處公時設有新經若王氏公必螟螽置之矣而公又善殺賊公弟新饒于蓄盜久闕之一日往鵝塘主秋祭未回夜二鼓大盜噪而至攻新後門門堅不可破盜擬乘垣假公仲弟

聲樓取道行劫時聲有廢疾婦先負而匿卽語公及季弟章曰賊鋒銳宜走耳公呵止之曰二親在倘盜得之以爲竒脫有不韙我兄弟死不足贖矣卽與定計曰盜以我兄弟禦行劫不大得志必下樓從汝竈下一門出急用大釘牢拴此門門前一籬我三人踞爲虎牢盡力禦使不得出卽成擒矣無兵仗聲力大操山竹一根其末銳一可當百公力不逮聲持木挺一可當十季弟力弱則持棍亦短小精悍得棍衛一可當五盜果至籬先一盜破籬取徑聲舉山竹轟之

一盜仆又一盜破籬聲又轟之一盜又仆罵賊聲與竹根聲挺聲棍聲俱下厲而壯震鄰刁斗畢會矣盜懼扶二傷從他道脫去公赴二親曰賊退矣光吳公倚枕笑曰吾固知兒輩之必能殺賊也新自此終其身無盜患形家之言曰秀學之不利土著士而利窳籍士有故白虎高廬房崇大障之也時縣吏王能臣窟其所有年邑宰李向中甫下車有風槩未便昌言去之也會明倫堂傾圮公條上修學事宜因以及形家言甚悉園而懇李且言曰便風水利士子盛科目

邑大夫之德也李領之出示限日以徙已而忽復收  
示公廉得王能臣行賂免李之同年萬日吉撓其中  
其撓之之辭則曰風水卽有驗捕影爾吏民無罪忽  
飄搖其居先不近人情李以其言可採思寢其事會  
王學使行部試嘉已輟試發散等諸生卷于屬學博  
士集明倫堂閱卷時懷憤于不得錄優粹發于王能  
臣之害風水因侯前示一倡羣和毀其廬頽其垣矣  
李侯經過日之有變色未有以難也或曰亦畏公名  
士而才傑也秀學吳賓素于公爲投分友秀才金湯  
于公不謀面湯以元宵夜看燈受侮壕上惡子孫臺  
得公救復得公證郡侯詹立真之法湯耻雪一郡義  
聲歸公矣賓素諱三邑田糧觸迂巡御史郭褫其廩  
受杖繫獄公獨左右之入獄後獄出公又首倡呈申  
復其廩吳得以年貲仍班歲薦真不愧患難交矣若  
公之內行孝友接物坦直則尤薦于性母有心痛疾  
疾發不可已公則爲母分痛常以爪指自副其心創  
不自覺也後先修廕如館于憲使館于郡侯所得豐  
與嗇悉以奉二親歡無錙銖私也受光吳公命教兩

弟以兄道兼師行文不稱兄心則對案常至不食也  
屠安道申弘胤子吳青如賓素子執義公門無愧行  
愛如猶子也漢人岳瀚好名來學文行兩薄後中已  
卯式公編門士藉必下之也所謂薦于性者如此前  
甲申年三月十七日明懷皇帝死社稷凶問至公摯  
子大年哭臨三日有終焉之志乙酉年五月清師渡  
江下浙禾中不知有兵六月下薙髮令奸人憑危煽  
亂起義徽人黃伯修自言將賊爾屯兵掠餉城南一  
鄉人給以游騎三四在某所方炊蓐食林中黃乃馳  
適見公鬚髯飄飄猝詢公前有敵騎果耶公曰或有  
之遂馳去初遇果四三騎也黃使弟先往嘗騎白旗  
麾伏盡起騎遂殺弟黃乃奔奔時欲雪殺弟之憤給  
者之人不可得得公以公前語或有之爲間諜便欲  
弑公屠人錢雙橋素重公見公厄于賊事亟矣叩頭  
出血願代死黃義之釋公已而悔復執公夾以至城  
南均遇害有人傳言公被害時無他語但言葉森不  
受賊殺面日死死明也年四十七  
逸史氏曰語云烈士慕義何所不勉有利有不利時

水齋文集 卷四 三  
爲之也余與公長君大年稱莫逆交知公生平班班可紀強半斃發于義率無恙後忽見禍于賊之黃豈黃能死公哉公之義心浩氣如狀所稱乃爾卽無意外久住日月難矣良足悲哉良足悲哉

明經孟高張公傳

懷應聘

公諱天柱字孟高別號擎菴宋南軒先生之後也先生別一支住雲間至公高祖南溪公過秀水之橫塘樂其土風因徙居焉遂爲秀水人南溪生南虹南虹生霽宇霽宇生來範公卽公父也常設教于郡中以經學著從遊取科第者甚衆後以明經知灤州有惠政改知寧州未之任而沒沒之日繼娶伍氏止生一女相隨任所遂遺囑托公曰一寡一孤汝善視之撫妹如已女爲擇配焉聞訃之日哀毀如不欲生雖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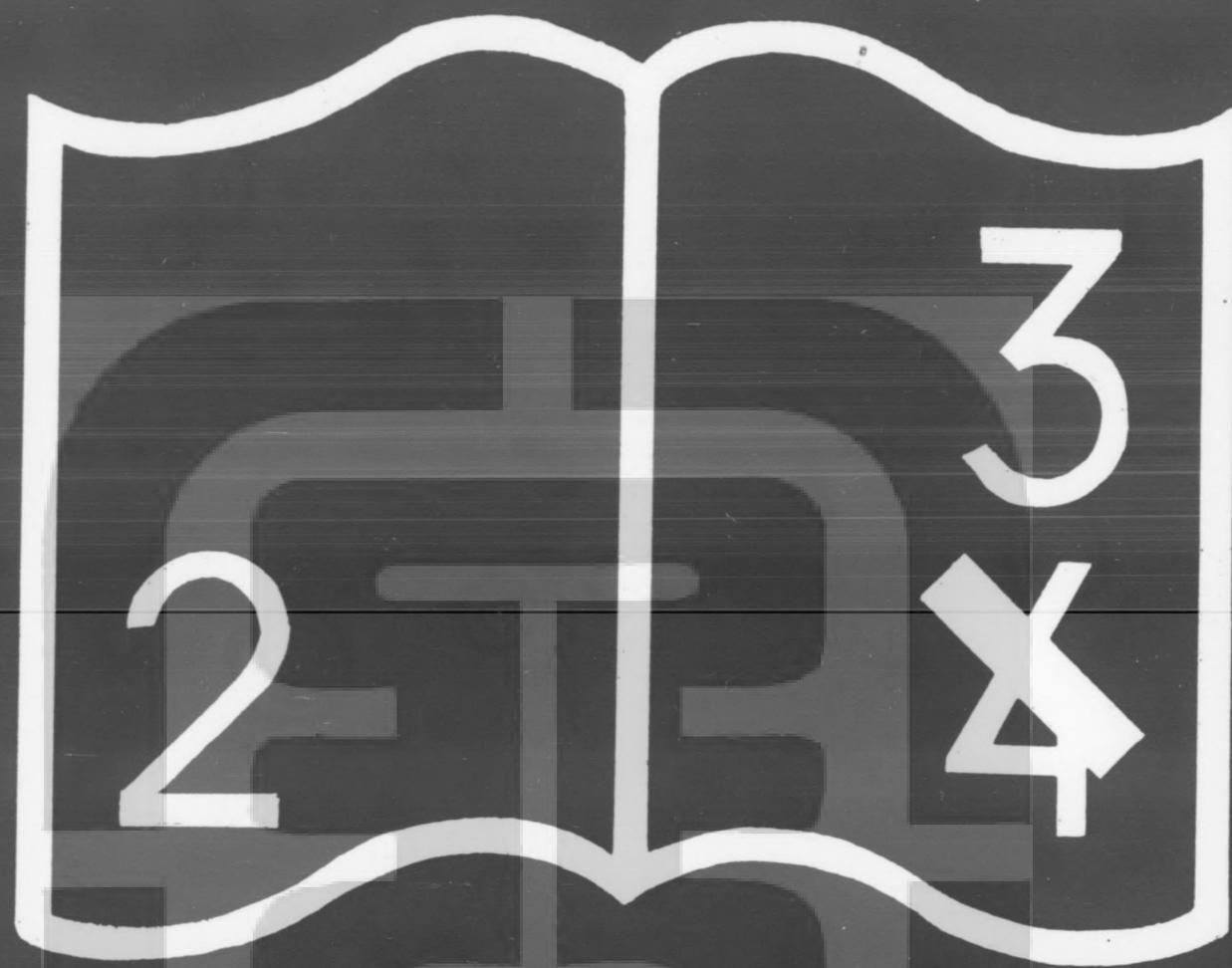
墓盡禮每以病不及嘗藥死不及凭棺爲罔極之慟  
公天資警敏文學過人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天啓丁  
卯南闈鄉試本房珠巖顧公薦公第一主司意別有  
屬難之顧公不欲以第二人屈持卷不錄竟失之時  
台州木叔陳公才氣無前出顧門下一見公文不覺  
心折後延公靖江署中令其子六吉執弟子禮適晉  
江郭爾黼偕公舉鎮盟皆四方名宿社刻成集膾炙  
人口自是聲氣益廣庚辰歲余年十五受知于許平  
遠文宗拔入府庠第二迎送之日公見余器宇不凡  
遂托又淵沈公作伐以妹許字焉結褵後余先室事  
翁姑最孝處伉儷甚賢待親族有禮遇僕從有恩皆  
公撫教之力也弘光乙酉公在南雍積分每試高等  
兩司成首推國士遂得貢選曾于嵩山遇一老人授  
延年訣兼及諸武備有神水神烟法可當行間用煉  
之將有成旣而本朝定鼎諸氛蕩平公乃曰今無  
用武地矣遂置不復道丙戌仍就浙試而公弟蘧林  
已獲雋時奉恩選每學拔貢一名公因乙酉年例不  
准貢李庚生文宗推重文名遂補秀水拔貢缺己丑

蘧林公及第公益自砥礪蕭然韋素未嘗有貴介容  
庚寅春入京 廷試以他阻不得與踰年蘧林公給  
假錦旋是夕親族郊迎置酒演金印記公氣憤不平  
對余痛哭卽囑余曰人貴自立讀書成名萬勿依傍  
他人門戶作乞憐態也因杜門鄉居督課諸子不趨  
盛勢不驚虛名力行善事培養元氣若不知有窮達  
得喪者里中士大夫每以懷才未展惜之公則決志  
不復出也余每過候談輒竟日一吐胸中之言言無  
不盡間及所感慨不堪淚爲滂滂下如是者以爲常  
故蘧林公顯宦十年公不涉一事以叨涓埃不求一  
函以借齒芬所居者村里之敝廬所食者先疇之壠  
畝所往還者皆老友故戚與時俗多牴牾不爲流輩  
所喜然四方縉紳先生至吾里重其名必枉駕訪公  
讀公詩文悉公行履稱其賢不釋口蓋欽其品詣有  
然也丁酉科場弊發波及伍太夫人與公起解赴省  
羈杭一載平昔蘧公門下假聲施以光寵者皆引去  
矣患難之中惟余周旋左右公談笑自若絕不介意  
臨行之日語余曰寒家德淺福薄向之發鼎原出意

外今之流戍亦屬意外順受其正夫復何辭但諸子  
皆幼未成立諸務不諳家中事悉托汝經理之徑分  
手去里中送者頗多無不頌其寃公則恬然安義命  
未嘗有患難意余感公之誠事無大小知無不爲不  
負公托也出關時公備撻跋諸苦有禪師剝人倡  
化遼陽公因御史宿海霍公從之遊遂悟空理能外  
死生齊得失雖遭險阻處之晏如浮屠之學自此益  
進辛丑春秋佩商扶從瀋陽假歸得接公手書長篇  
累牘皆得道之語先室聞內嫂崔夫人之變自料毋  
子永別相見無期心酸腸斷七情有損積疾經年因  
而長逝余以密札報公公甚悲痛不敢聞之太夫人  
恐高年傷心也其孝思如此壬寅 朝廷有城工贖  
罪之例公長子昇具呈認工移咨回籍癸卯余入雍  
鄉試至濟寧遇公歸舟見公貌澤而神腴精爽不異  
少壯是夕與公同宿天涯骨肉一朝復合備述數年  
聚散存亾之感流離播遷之苦相對流涕竟夜不寐  
慘可知也先是公有中人產前分授諸子俱荒落村  
居四壁圖書僅存余以曩所贈奩田歸之公辭不受

余曰公清苦余頗能自給不復需此且君家故物何辭之有公乃受之晚年好著書有學道類纂進善寶書三教叅同五宗要旨性道叅微孝史及讀史綱要等集今詳載郡志邑志中遊天目入玉林國師之室相印可衣布茹蔬淡薄過于僧人家雖貧頗樂施捨凡寺觀橋梁修葺之務隨力捐助無少吝尤專意于放生及齋僧放生在梵受者惟公主之每月初八無虛期他如三塏金明真如之會無不與齋僧以萬爲緣于梵受楞嚴分舉之無遺力併以爲衆勸庚戌上元舉鄉飲王郡尊以公德行品望無出其右遂請大賓正席一時傳爲盛典八旬誕日燃燈真如塏每登一級必致百拜周七級上下不爲倦人以爲行善之報云甲子春余遊山左公托余致書敬菴徐公所話衷曲語甚多不及載仲冬二十六日早忽語季子曰疇昔之夜夢龐眉皓首三人引入山中有一道士從石室中出揖余言曰此間多瑤函秘笈請公叅訂之余已心許想去期不遠乎命請各寺諸禪友至榻前共悉空門之旨有頃伏枕呬晤誦孟子養氣章至大

至剛配義與道數語卽奄然而逝卒年八十有六公  
有四子伯子昇赴任南昌仲子昊繼居西鄉叔子昱  
出遊四方數年不歸惟季子昂向贅王門近以公年  
老迎之同居凡舍殮窀穸皆季子量力營辦焉公平  
生善跡最多不勝紀紀其尤著者有師某沒而貧爲  
營喪葬撫其子若孫如親子弟有故戚遺二子爲拮  
据完婚娶未幾其一子夫婦俱沒又設處爲葬埋嘗  
出行遇男婦兩人抱一孩赴水公出重金救之携至  
家醫養逾月復資之生計又嘗收一婢云其兄賣之  
償所逋徐察之知其所云兄者夫也立取券還之去  
又嘗行暑日中有工人肩大木觸公仆地悶逾時始  
甦工惶怖伺于旁不敢去公慰諭遣之自寓禪室養  
月餘而痊至如拾遺金還故主公前後行此凡二次  
余以葭莩之戚交好四十餘年公知余最深余之知  
公亦最詳不忍使公之碩德懿行湮沒而不彰也故  
立傳以示後人焉



编码错误

38页以后编码错误

余以菊草之類交致四士猶羊公味余是彩余之味  
且翁而全至味餅數金數姓主公前送許氏二犬  
與王對射同于喪不難去公樹論數之自寓輒室養  
又嘗許暑日中育工人負大木斷公仆樹間盛報故  
實祇數翁察之味其河云只昔夫也立垣幾數之去

孝子公衡周公傳

懷應聘

公諱華字公衡武原人也徙居嘉興邑南里仁鄉遂  
籍樵李以父敬松公繼舅氏太原後亦稱王云其先  
本陽美晉孝侯處後自三十五世孫芳四避元季亂  
移家武原之古塘三傳生孝廉鑑魁永樂癸卯榜出  
東南康上猶鐸時有小濂溪譽鑑生淵天順癸未廷  
薦高隱不仕淵四傳禹梅公承祖爲耆儒生三子仲  
敬松公生金卽公父也紹世澤忠孝家法不踰尺寸  
居禹梅公喪哀毀而殞是時公母富孺人二十九歲

公方八歲耳號痛如成人躡踊入棺者數四必欲身  
殉外祖富翁鳳梧甚驚悼力抱阻之遂絕飲食晝夜  
泣目漸昏醫親黨強醫藥公誓不進竟至於瞽無悔  
邑人僉曰父以哀毀殞八歲孤兒復以哭父瞽何周  
之以孝世也文學蔡華封固長者重公之純孝遂以  
女許字焉人並高蔡公義公天姿最敏五歲卽誦孝  
經小學六歲誦四子書七歲誦周易春秋八歲未畢  
三經竟以哭父喪明天若忌者稍長請於母曰兒心  
不盲豈無瞽之業爲終養計母白富翁翁携公西棹  
茗雪謁舍卜張星源而師焉張一見輒竒之朝夕間  
語多頓悟旁通師說冥搜言外不數年旋家適海上  
有孫鬼谷者不知所從來日醉卧市巷能爲射覆藏  
闔之戲公叩其源心知爲異人復師之以秘授如赤  
松之於黃石也未弱冠鄉里漸稱其學乙酉秋武原  
以豐山與可避兵公亦奉母往不十日公忽白母曰  
此地難將至莫如還入城聞者疑愕公竟借小舸奉  
母歸舊廬未幾豐山變作枕尸流血而城中無恙人  
益神公之言遂名震四方因與倪司馬伯屏金太傅

息齋曹司農倦圃顧侍御且菴諸先生講究易道原本義孔非近習卜筮家能窺測故咸敬禮之自後當事宦江浙者多具書幣密訪於公必得一言爲指南公則決行止判休咎一一不爽其數學最神幻一脫屐就坐便望宅舍氣色言禍福若左券偶在海昌陳氏歷一廢宅公曰下有藏金若干陳曰果可取否公曰試擇日掘之竟如數夫地中物能識之真異也然公不自以術炫至三十四歲時會病絕預白母曰兒如死勿亟殮終已而絕三日果復甦長子輔奏才四歲公問曰阿方安在地藏王教汝讀書矣親族聞之皆驚喜散去輔奏漸長公延師嚴課惟以忠孝家法爲諄諄次連舉二子秉奏成奏教之如初俱命其子執經於名公巨卿之門四十歲遭母喪哀毀復不欲生曹司農助之沐柳手數行勸慰真切五日後強水漿三年中忽忽有失思至輒慟雖客館不顧也貧不能葬郡人士皆賻之正初築突豪劣侵地公血訴公庭得直其事墓木未植有異鳥啣檜栢數株環插隴上儼若手栽葱鬱特異咸以爲誠孝所格嘗手著

易學貞觀一書貫徹精微每遇老儒宿學訂析疑義  
予間得聞其旨服膺向往以是三過訪之不遇丁巳  
春在內兄張蘧林公書齋得識公面談經術訂交好  
恨相見之晚自此每歲至禾必寓予舍共晨夕親道  
範儀度中節言論風旨皆有聖門矩矱卽叩以易吉  
凶情遷而必衷諸道十六年如一日也公生二女字  
先賢延陵紫陽後長君淡理學知名最早倡道於江  
浙門下士幾滿時過鴛湖問難於予予愧未能如響  
應公曰兒曹請教幸以根本勗之俾無得罪於聖賢

若沾沾文字虛聲鄙人所深懼也其敦尚實學如此  
客秋予刺一葉訪公值微疴得遂把手歡越初冬以  
訃至僅享年六十有七天奪我老友予愴甚凡士大  
夫交於公者聞之無不流涕與長君同學而悉公品  
誼者遂臚其孝行請褒於朝例由學廣文先生欣  
然考核其實次第而陳之曰周華行堪勵俗誠可格  
天失怙於藐孤之際不惜身殉將母於殘疾之餘猶  
能力養事生事死全始全終允爲當世之式型應沐  
盛朝之褒漿詞上各憲將渙德音邀綸錫以

慰孝子魂先是海昌陸永修贊其像曰善易者不言  
易默而成之與世爲推移了不爲塵俗思嗚呼吾少  
見其匹曹司農曰孝者吾友哭父喪明事毋怡神能  
識三十六宮之皆春查太史聲山曰東坡句子今親  
見崔作精神松作筋峽山潘美含曰龍德而隱不躍  
而潛神遊象外理在象先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他所  
贈公者不能盡述沒之日里黨思其孝不休且慕其  
淵源家學得主靜真傳遂私謚曰孝靜先生云

逸史氏曰人之稱世德豈偶然哉弗固其本何能世  
也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又曰哀哀父母生我劬  
勞苟非孝是五官具而本先撥矣孔門若曾閔首以  
孝傳其統而子思子作中庸敷言庸行爲敦本也以  
予觀公衡先生哭父喪明情同厥考之哀毀而於陽  
羨世德遠而光矣雖以有瞽之學鳴於世謂止襲景  
純公明之緒餘哉然則太史公述其先以文史星曆  
近乎卜祝而深自卑抑至日者流復津津臚列於簡  
編豈知本者耶

美世盡表而光矣邇以自替之學與欲世歸土藟景  
 于贈公謝夫主哭父喪則謝同視孝之哀與而欲則  
 幸其懿而于思于我中肅嫂言肅行爲婢本也以  
 後荷其孝是正官具而本夫謝矣其門若會閔首以  
 也黃之天主蒸拜本也本限又曰哀哀父母其生也

梧林鄭氏雙節傳

懷應聘

雙節者故明經州司馬鄭允達諱孚允公之金姜兩  
 安人也鄭本新安右族高賢名宦相望於朝載郡邑  
 志最詳自贈奉直大夫純於先生于勝朝晚葉僑寓  
 我禾魏塘清風涇上傳經課子門戶清寂有前輩風  
 流生子四長爲中翰允吉先生公居季仲叔皆以文  
 學顯中翰初遊學於金沙蔣闇然先生門下與虎臣  
 學士爲同硯友講道學儼若泗壇不攻文而文益工  
 中翰應試鳳陽兩冠軍掄元者三格于命會 鼎新

學使者屢檄諸生應舉中翰勉就道歲科俱第一遂  
需次對 大廷公亦采芹於嘉郡首席文名嘖嘖中  
翰典鳳池幾二十年館閣推老成凡 朝廷有大制  
誥非出中翰手不稱癸卯公亦以歲恩薦成均時李  
大司成爲文章宗匠分堂肄業濯磨甚力公卷出必  
懸之國門爲同儕師法 輩下稱文章者首推二鄭  
中翰公餘兄弟燕樂仕宦如家食是時贈公春秋高  
屢寓書京邸曰大兒旣珥筆禁近此身不可私汝尚  
未除盍歸以慰老人望公卽欲趣裝南旋適 國家  
有事滇黔而百粵諸境亦稍煽惑於是政府得人急  
方大用公遂不得歸贈公復寓書曰爾兄弟旣以公  
事故不得歸盍爲嗣續計耶此時中翰亦未舉子並  
奉嚴命擇於燕之遺族中翰聘於侯公聘於姜焉先  
是公娶於鄉之金氏爲名御史後正希先生其近族  
也夫婦相莊著令德而更有姜氏舉案寓邸贈公得  
釋外顧憂未幾中翰領郡思明兼轄潯江當軍書旁  
午以一人統兩郡十州飛芻轉粟羽集星馳且音問  
隔絕而仲叔兩文學俱寢疾先贈公辭世公聞訃丁

艱摯眷南還哀毀過又念中翰在數千里外雁行目  
斷四方交遊贈答黨族家事悉總公公夙夜操治如  
理劇郡精神日益耗損偶得疾遽不起賫志以沒時  
金姜兩安人同二十八歲姜先舉一子二女子曰琮  
方五歲金舉一子曰瑾方三歲有此二孤義不得身  
殉然兩安人同秉金石志往往慟絕驚家人賴湯藥  
甦妯娌間苦勸曰安人弗過悲今日撫孤爲第一着  
若殉反遺死者憾兩安人曰有刺史在何憂藐孤之  
不育也我兩人曷以生爲嗣後女侍密隄防不得死  
所兩安人各撫其子遇疹疾輒焚香告蒼蒼呼公在  
天靈願以身代曰孤存則夫存寧死婺婦不足重輕  
之身無奪鄭氏後也二子質弱以慈母而嚴教以長  
以育就外傳學業日進爲二子謀室皆擇同郡之世  
家女新婦出拜兩安人皆淚濺不能禁每念公平生  
未得展大志二子成婚後卽命其遊學三吳請益賢  
達以竟先業而兩安人蚤幃自守惟對一輪霜月耳  
今年並五十矣計其守節撫孤者已二十有三年此  
真足勵世風而爲王綱首重者予於中翰先生景仰

高風未遂識韓惟公在日以執牛耳於吳會得挹雅  
致去世以來久絕聞問今中翰先生子諱璉字商彝  
公之子諱琮字廷玉皆受經於吾黨周子景翰景翰  
每過從備道鄭氏雙節顛末且予久佩鄭氏世範知  
景翰言之不汙也爰操筆而傳之逸史氏曰女德有  
三曰貞曰烈曰節貞則在璞之玉也烈其不焚於崑  
火而自震裂者乎珪璋旣成無敢褻視久而彌光者  
惟節之謂矣以余與周子論司馬君婦豈非合璧而  
完者歟羅一峯曰雨落不上天泉流不歸山可以壽

兩安秦矣若祇以爲鄭氏閨門之頌則又徒沾婦人  
吉也夫者故樹侯葉公室也葉家世魏塘多通顯族  
屬蕃盛乃有居邑之清風里歷數傳至耆碩萬山公  
以孝行稱州間長子思雲公復能懋德繼父風享大  
年郡邑高其行屢徵賓典堅辭不就賢大夫兩旌其

景翰言之不汗也爰操筆而傳之逸史氏曰女德有三曰貞曰烈曰節貞則在璞之玉也烈其不焚於昆火而自震裂者乎珪璋既成無敢褻視久而彌光者吉也夫謂矣以余與周子論討馬君婦豈非合璧而兩安人矣昔蘇氏以爲漢尹閨門之節頃又於古缺人

葉母呂孺人節行傳

懷應聘

呂孺人者故樹侯葉公室也葉家世魏塘多通顯族屬蕃盛乃有居邑之清風里歷數傳至耆碩萬山公以孝行稱州間長子思雲公復能懋德繼父風享大年郡邑高其行屢徵賓典堅辭不就賢大夫兩旌其廬讀善邑信志者每歎葉爲峯泖之瑞樹侯爲思雲公冢嗣幼秉粹質讀書必探根本嘗請師曰古聖賢教人多矣大約不外孝弟二字何拘拘章句師甚奇之思雲公與曹孺人爲謀室而難其配擇久乃委禽

於呂呂固望族孺人生有女德長嫻婦則歸葉後孝  
事姑嫜敬佐蘋蘩動必循理居閨閣卽女隸未嘗聞  
言笑聲姻黨皆以孺人爲娶婦勸旋舉子早自胎教  
凡三育得二子一女長子貢士如琛字雙南方就外  
傳樹侯遂患腹疾蓋樹侯體素清羸高堂恐鷄鳴燈  
火益之病止其進取無何病日篤思雲公仰天歎曰  
吾家代傳忠厚未嘗獲罪蒼天何天我兒也醫者亦  
以爲論公世德必不死論神脉不能活矣不數日而  
二十七歲人竟作千古矣合室痛悼不知所爲循  
具木孺人竟欲先赴以結果此一生思雲夫婦且驚  
且慟謂兒死有命汝何性烈若是卽欲死亦必先視  
夫殮汝秉禮久死亦不可失次孺人暫止赴義狀然  
此心不回也殮後合家大小惟恐孺人變乃以二三  
藐孤時刻哀號其側孺人終不顧一月中水漿僅數  
進曹孺人哭告曰我兩人垂白旦晚將舍去未知此  
三孤從何人長也言未已頓仆地孺人皇遽扶起乃  
悟曹孺人意欲已不死而撫孤也於是堅忍死節念  
代良人終子職盡父道嗚呼誰謂荼苦也未幾仲子

文學如珪字瞻師亦漸長兄弟從師力學知名藝苑  
忽遭思雲公喪曹孺人相繼卽世孺人之摧裂難以  
刻解矣嗣後孝敬思雲公之弟思山公暨周孺人如  
事公姑無失禮而董率兩嗣君惟以揚名顯親爲望  
家中服布素不曳紈綺尺寸門戶嚴肅未脯而扃絕  
師尼衣影卽里中社鼓喧雜孺人未嘗窺堂中一步  
他佛龕蘭若女郎冶遊之所不知爲何地也適午日  
女侍有以桃符進者謂佩此可得健孺人叱曰我婆  
婦誰欲得健耶二十餘年來強爲存息者以兒女累  
耳今婚嫁已畢以後日日是死所豈有良辰令節爲  
婆婦設者男女環侍皆慘動顏色居嘗享祀宴客必  
躬親厨爨致芳潔遇兩嗣君應試講會必戒之曰進  
取有命汝往外不可馳逐奔競失先人醇謹風故涇  
上子弟之賢共推葉氏由孺人之淑訓嚴也予往年  
遊雲間訪二三老友道輒過涇上瞻師曾以四子文  
就予正予挹其人溫如玉也是必生於忠孝節義之  
家故其文矯然不羣今春瞻師理楫鴛湖以孺人一  
生苦節請傳於予孺人二十七而守孀越今癸酉四

十有八則二十有二年矣紅淚辭機頭髮絲絲松栢  
之節老而皤然真閭德之僅見者也夫節行女德之  
首也吾黨有毋德而弗之彰亦儒者之過也雖言不  
足爲孺人重聊臚其概以應瞻師意此又瞻師兄弟  
之孝思也夫

逸史氏曰予觀天之答善人多矣其厚者必產孝子  
節婦光厥門閭而金紫爵祿猶輕也清風里之有葉  
氏其爲傑丈夫者多能世其德而至巾幗中復有金  
石不渝之節天何答之厚矣若呂孺人者殆心其中  
水者歟每讀孟郊之語不覺三嘆云 懷應聘

自古及今凡屬郡邑代有志書綜其年代人物選舉  
事文無不條載使後有所攷豈獨于家而無之禾中  
子姓蕃衍無遺數大家而遐厥淵源各有家傳以記

逸史氏曰予觀天之答善人多矣其厚者必產孝子  
節婦光厥門閭而金紫爵祿猶輕也清風里之有葉  
氏其爲傑丈夫者多能世其德而至巾幗中復有金  
谷春煥我龍孟波之譜不覺三樂吾人者殆心其中

家傳

懷應聘

自古及今凡屬郡邑代有志書綜其年代人物選舉  
事文無不條載使後有所攷豈獨于家而無之乎中  
子姓蕃衍無過數大家而遡厥淵源各有家傳以記  
世代之接續人物之高下家業之興廢子姓之盛衰  
俱可按冊而稽道其實也總之不離乎往籍我家先  
世譜牒自無懷氏錫姓寥遠莫紀已至周代封唐有  
懷姓九宗支派甚多系久難考漢高祖定天下徙齊  
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入關中興利田宅

三國時諱叙仕吳進爵尚書郎有異績晉元康中諱  
瑤掘地致富家巨萬事見搜神記世居河南開封府  
陳州宋政和中諱芭號鎬生薦舉登科逮紹興中諱  
文起號荊州官侍中隨駕南渡占籍嘉興卜居城北  
相家湖嘉興之有懷氏自荊州公始也荊州生陶菴  
陶菴生遂百諱英工詩文聲稱籍甚是爲明初遂百  
生永思永思生存田公諱信字潛夫髫年握管喜嘔  
唔意有所得振筆疾書年十七充嘉邑庠生博綜古  
今沉酣六籍爲士林領袖中永樂辛卯科舉人四上  
公車不第除寧國府學教授振興文教獎引後進闡  
發瓊湖鹿洞之旨精研理學聲望日隆出江南諸博  
士之上諸博士亦自謂莫公若也改濟寧州學教諭  
未及赴任而卒嘉興懷氏之登乙榜自存田公始也  
公生二子長廓菴諱可大嘉郡庠生分爲東房授徒  
海鹽因家焉次靜菴諱可久秀邑庠生存爲西房克  
守故址前此累代俱讀書未嘗多產也自存田公宦  
遺家業兩房均分而靜菴公藉先人之蔭攻于子母  
之術因以富雄一方東房相繼設教三傳至永伯公

諱成一自海鹽贅婿平湖張氏入泮平庠遂遷居焉  
平湖之有懷氏自永伯公始也西房四傳至用和公  
諱悅少時有異徵爲諸生十餘年結納名流著述充  
棟東南人士咸推重之時有漕粟入官之例宣德庚  
戌年遂膺貢選授職府通判高隱不仕唱和詩文彙  
集一時名士詩爲士林詩選大率十才子之流而丘  
吉二唐李進陳顥姚綸皆與焉詩之格調與湖海耆  
英相類又集明代士大夫詩稿評定選刻爲明詩珠  
王俱載入志書晚年與老衲遺民遊玩名勝人咸高

其品嘉興懷氏之就明經自用和公始也六傳至容  
齋公諱海字子淵少孤賴繼母徐氏撫育七歲讀經  
史卽成誦十二三善屬文十五歲入嘉邑庠生歷撫  
按學使郡邑十餘試俱冠軍中景泰丙子科舉人庚  
辰會試中式呈堂總裁以表內二字不合棄勿錄士  
論惜之性好積書几案間雜陳法書名画所選制義  
四方珍爲球璧三上公車方幅談經著書講道晏然  
也生二子循厥祖志續分南北兩房南房方植公諱  
棟嘉邑庠生世守舊業族姓日蕃北房虞求公諱柱

嘉邑庠生卜居感化鄉後分邑隸嘉善生子克慎公  
諱儉入籍嘉善補博士弟子有文譽試輒高等補廩  
成化丁未年恩例選貢廷對第一己酉春謁選授歸  
德府學教授甫抵署訓課諸士悉祖安定先生教湖  
成法分經義治事兩科文風丕振是科秋闈得雋甚  
多人咸稱成人有造一時臯比無出其右念母梁氏  
年邁遂告歸歸則與里中同社詩筒往來爲詞壇執  
耳嘉善之有懷氏自克慎公始也東房奕葉相繼至  
靜山公諱仁字德先苦志力學入平邑庠爲名諸生  
督課兩子俱入泮有四女擇配得人長壻陳高山諱  
善道由舉人任松江同知次壻周岐山諱鳳來由選  
貢授紹興訓導三壻俞蒲山諱咨伯由進士歷任山  
西副使四壻沈愛山諱  
庠生補廩時有四山環  
侍一山之句一時傳爲盛事此亦吾宗傑出者數  
傳至臥南公諱所學字敏卿七歲喪母弟寄南公  
諱所蘊同育于祖母潘氏自幼家學切磋互相師友  
同補平邑弟子員兄弟齊名臥南公二十四歲中萬  
曆己卯科舉人爲人性方正以綱常名教自勵不屑

治生產兩赴春闈不第家愈窘勿顧也寄南公壬午  
科書二房呈堂擬魁主考以第三篇草率竟遺之憤  
疾而歿時臥南公下第南旋忽聞寄南凶信失一文  
字羽翼悲痛嘔血相繼天亾銘史公諱勳早歲遊平  
庠食餼工文章負盛譽隆慶庚午年以歲貢授六合  
縣訓導之任後立法造士課甚勤條甚備規甚嚴多  
士俱在春風化雨中不以寒毡自廢也旣以足疾乞  
休家居十五年杜門謝客安貧著書類古之知道者  
南房傳至余父翁君玉公諱以獻字九峯勤學善文  
教誨里中徒造就成材洪公諱承疇文宗歲試特拔  
前列充秀邑庠生鄉先生如褚公諱繼良沈公諱中  
英顧公諱民富俱慕其文名延爲西賓爭造請之爲  
人溫雅持重言不妄發行不妄作端如也慷慨有智  
畧姻黨戚族遇有難處事悉決于父翁輒抵掌指畫  
成敗如目覩事無巨細力爲排解誓不使之終訟也  
連試棘闈不得遇遂拮据經營創興基緒督課三子  
長德明入嘉邑庠生未婚而夭次卽應聘入嘉郡庠  
生三來聘入秀邑庠生倘天假之年則家業成就未

可量也惜乎年僅中壽遂卽謝世嗚呼痛哉

懷應聘曰余讀史書見古人頌揚祖德宗功之文心喜而慕之柰懷氏至今日後裔式微不能振起家聲曷亦念先德乎哉作家傳以表之夫存田公以後奕葉相傳若高若曾若祖若父不依序備載而止述數代者何以故曰以表先德也其餘譜牒詳之矣數代諸公生何年娶何氏卒何歲不考明備載而止述出身行實者何以故曰以表先德也其他譜牒詳之矣所紀先德迄余父翁而止惟願吾若子若孫若曾若玄枝生節派振振繩繩以之光前以之裕後而先德之表實未有艾則傳之作何可已也如曰傳可無作則今汨已矣後世孝子慈孫亦何所據而知先德之所自哉是何可以已

盟既投分子管鮑亦托契于陳雷振采儒林共羨嘉

葉相傳者高若會若魁若父不依序備載而止述數  
洵自結景何何以日先德也其餘譜牒詳之矣數代  
際今日日矣對世紫千慈蘇亦何何謝而味失謝也  
之表實未肯艾傾謝之計何何日也破日謝何無計  
支赴主道心謝謝聯聯以之失前以之欲對而失對

追薦里中同學諸子女

懷應聘

蓋聞苦海彌天佛爲彼岸業風鼓蕩法是慈航陳金  
刹之淨筵頓開覺路敷竺乾之妙道立脫逃津欲薦  
幽魂定資冥福吾里同學諸子者總角訂交勝冠締  
盟旣投分于管鮑亦托契于陳雷振采儒林共羨嘉  
禾才藪蜚聲文苑咸稱樛李名邦雖七藝成章未獲  
題名于雁塔而三秋獻賦曾經點額于龍門直諒多  
聞時有切磋之益詩書六藝總歸啟沃之資柰烏兔  
遄飛人生若寄百年有盡如危葉之隕繁霜四大非

真似輕塵之棲弱草因而良友之中屢有修文之慟  
或芳年賦鵬詞林葉盡三春或中歲騎箕學海波乾  
一夜賦玉樓于天上思灞橋風雪以何年留金骨于  
人間知宮錦淋漓之無日嗚呼孤山鶴杳難招處士  
之魂緱嶺烟深莫返仙人之駕維甲子之孟冬值應  
聘之六袞幸獲天人之祐聿登耳順之齡追念同游  
溘先朝露讀安仁懷舊之賦黯爾傷神覽士衡嘆逝  
之篇潸然出涕延津劍去徒傳牛斗之光合浦珠移  
空下鮫人之淚子侯旣逝北館之歌聲已虛阮瑀云  
亾南皮之勝遊不再多年坟墓草雖宿而猶青幾度  
春秋琴欲彈而絕響素車白馬遠奔元伯之喪斗酒  
隻鷄不負喬公之約非憑釋典曷展丹誠爰召禪僧  
宣禮皇懺啟龍宮之華藏坐涌蓮花建鷲嶺之道場  
經翻貝葉入功德水恩波霑被于九原七寶香花光  
氣氤氳于十地千聲佛號同生歡喜之心半偈真言  
共蠲煩惱之性夢幻泡影知旣往之本無地水火風  
悟將來之不有佛土三千界親禮世尊玉京十二樓  
遍遊仙境以茲妙福上薦良朋是用煮梁爲飯燒楮

水齋文集 卷四  
爲錢炤以三昧之光盛以衆香之鉢無邊之施下飽  
于三塗普救之心傍寬于六趣願我同學諸子英靈  
不昧聞梵音而親證菩提精爽常存臨法筵而受生  
樂國索金鑲于樹裏羊祜再來吹牧笛于山中圓公  
重遇清淨寡累常居福德之鄉安樂延年重覩昇平  
之世永綏魂魄揮淚以陳

祭徐母昌太宜人文

懷應聘

嗚呼。太宜人。之計。以庚子之五月也。間闕之哭。宜人  
者。哭之。以其德。親姪之哭。宜人者。哭之。以其情。交朋  
之哭。宜人者。哭之。以其義。聘亦親姪之屬。而交朋之  
末也。情義之涕。已零。今復爲三不朽之頌。托生芻而  
薦焉。宜人之歸于徐也。其贈公由新安至武林。以業  
儒不能封殖。宜人故儒族也。以儒歸儒。處之澹如。未  
足竒也。所竒者。能以勤順相夫子。爲博學鴻儒。縱橫  
上國。噪聲千里。至今稱西泠男子。可配關西孝標者。

徐徵士也。此則宜人所爲一不朽者也。贈公從辟書佐人于豫。卒沒于客。宜人日夕悲號。致青一目。春秋則設虛祭。招魂千里之外。凭几而慟。曰。爾旣不能歸其骨。願成此兒。閱三稔而敬菴頭角。嶄嶄宜人卜其爲成兒也。度其年可耐風霜。乃使之往負父骨。夜治裝。旦趨行。敬菴徒步出西陵城。仰天大哭。伏地誓曰。此行不得父骨。卽焚我骨歸。于是至則得之矣。此則宜人所爲。再不朽者也。宜人之教敬菴也。時以名義相期勉。曰。我能畫荻爲鄭母矣。苦汝不得爲歐陽耳。敬菴則跪而受教。曰。願以此自監。辛卯登賢書。乙未擢南宮。不三四年。由卽署而進銓曹。粥粥乎惟職事是凜。茹蔬衣帛。不加于昔。曰。澹泊是母教也。我當爲。題曰。薦人學山公啟事足矣。逐羶非所願也。此則宜人所爲。三不朽者也。聘與敬菴交好最深。故述宜人歸徐以來。以及敬菴之得志。艱難辛苦。凡四十餘年。而有此三不朽。客有能爲王顧者。卽以丹書其事。而揭宜人之阡表。宜人墓可也。雖有大人先生之辭。余弗之避也。宜人有靈。其鑒茲哉。

人亦不計其出。與。其。好。其。人。  
 數日。薰人。學。山。公。鄉。事。且。矣。豈。非。其。願。也。出。限。宜。  
 景。察。成。燕。亦。帛。不。味。十。昔。日。數。自。吳。母。楚。也。矣。當。為。  
 對。南。宮。不。三。四。年。由。明。署。而。歎。錢。曹。說。說。子。對。鄉。事。  
 亦。春。限。與。而。受。楚。日。願。以。此。自。望。卒。限。登。賢。書。了。未。

祭尹母梁太孺人文

懷應聘

嗚呼。伯母其溘焉長逝耶。歲至丙辰。伯母年八十矣。  
 聘以通家子。將捧觴以為伯母壽。而竟哭伯母于乙  
 卯之冬。豈運數有盡。不可復假。而至斯乎。抑有憂傷  
 鬱結之疾。入于膏肓。而致然耶。伯母誕清門。歸舊族。  
 克相夫子。教子孫以禮義。享年七十有九。已幾上壽。  
 可以長逝。而無憾矣。聘將何以哭伯母哉。憶昔壬辰  
 之歲。聘哭茂翁伯父矣。伯父先伯母而為兩楹之夢  
 者。蓋二十四年。爾時長公年未強仕。然其躡踊悲號。

呼天而抱恨者。則以伏首誦書。不能博擔石之祿。以養親。深爲罔極之痛。然慈親尚在。日月猶賒。苟得乘風雲而脫泥塗。則伯父之所不及見者。猶幸伯母之及見之也。每篝燈鉛槧。長公必仰而祝曰。母老矣。貧無以爲養。天其憐之。而使我一遇。以爲祿養計。而伯母之私爲其子祝者。亦猶是也。嗚呼。世之碌碌庸伍。從事于呶哦咕嗶。經史未能句讀。而置身青雲者。殆不可數計。獨于文章之彥。老其材而艱其遇。雖豐城劍氣。必遇張雷。乃荏苒二十四年。而高堂之老親。則已不及待矣。此長公之號慟欲絕。猶之哭伯父。而聘亦不禁長言之。而潏潏涕隕者也。伯母生三子。長樹。百才。學不凡。屢試高等。士林之冠冕也。次牝。千。季。劔。萬。亦自能克家。然而趙威后之于長安君。則愛憐之特甚。亦與長公之榮膺力足。以及于其弟。而未克遂其所期。不無憂傷鬱結。損其天和。而遂至斯極也。然耶否耶。尚賴長公曲體其意。使之昆弟雍穆。家無間言。此伯母之所藉以瞑目者。其以是夫。聘向于伯母之生也。登堂而拜之。今于伯母之歿也。臨喪而哭之。

水齋文集 卷四 三  
祭酒在筵。生芻在陳。升階旅進。不見其人。珮聲長寂。  
靈馭遐賓。摘文一慟。涕泗沾巾。嗚呼哀哉。

祭萬母沈孺人文

懷應聘

嗚呼。伯母之離世而登仙也。聘卽欲伐石紀詞。述生平之懿行。表于墓而揭于阡。苦其中之無顯人。不能爲光大之辭。托之以傳。故遲遲而有待也。今則有不可待者。以伯母有三大行。敢藉卮酒。一呼伯母之靈而告之。且以慰嗣君之悲。而誌吾儕之哀。且慕何不也。伯母生于名門。習姆訓。嫻禮儀。于歸之後。克敦婦道。時乃翁蓋卿先生爲名孝廉。讀書講道。衣冠滿座。伯母主中饋。以宜家。脫簪珥。以薦賢。登萬氏之堂。

者。穆乎孝友之風。不幸中道失偶。伯母竭甘旨。盡溫清。凡以承歡舅姑者。靡所不周。其以婦職而兼子職。有若此。吉先幼而孤。伯母茹苦食荼。保護于漂搖。慄懼之中。惴惴焉。以未能負荷先業爲憂。篝燈佐讀。勉使力學。師傅之供。無缺于御。以是吉先得肆力于文字。補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而伯母義方之訓。諄切無已。日引古之賢哲。相勸勉。其以母道而兼父道。有若此。及其稱未亾人也。四十餘年矣。聘與吉先訂昆弟交。時進而拜見。則莊莊乎其賢母也。常聚遠近能文之士。與吉先同視席。晝則登壇搦管。夜則聯床風雨。而使吉先之聲氣。日益廣。名聞日益著。乃屢試棘闈。艱于一第。時長孫畢公。蘄然傑出。伯母督課益甚。惟以讀父書。繩祖武爲諄諄焉。嗟乎。嗟乎。教育厥子。以象賢爲伯母。孀齡之苦節。其事果已難。及規訓乃孫。以燕貽爲伯母。老邁之美德。而其心。又以甚摯。聘所以泫然臨觴。獨以此三大行。哭伯母者。庶以勵伯母之壯子。與嗣孫。相與勉爲元宗。而耻爲庸碌。又奚必伐石紀詞。擬表墓而思揭阡。一惟顯者之言爲詹。



四方士大夫所推重。適以逋稅例處。不得見用于世。氣益憤而雄。志益困而堅。才益鬱而奇。余時造高齋。縱談天下事。握手道肺腑。時而怒裂。時而唏吁。窺其中。似有不能言者。今夏聞公微疴。余飛棹候問。見公氣完而神旺。且五行命相俱無死法。余私度我兩人。同爲刼輪百歲人。長生久視未艾也。孰意此日之分手。不月餘而遂成永訣耶。嗚呼。以公之平生行實。視夫世之伏處戶牖。湮沒不彰者。何啻什百。然不能聞達以光寵。而竟以諸生老公之志。止于此而已乎。其

止于此。命也。天乎。豐于才。富于學。而嗇其遭遇。亦命也。公猶憶蜚聲早歲。藝苑增光。涖盤敦于壇坫之上。而結客于少年之場。公猶憶疇昔之日。賓朋滿坐。把酒臨風。談心話舊。共風雨于連床。公猶憶湖舫送客。折柳長亭。對烟景而飛觴。風淒淒兮。總帷塵冉冉兮。縹緲忽登堂。而不見。拭淚眸兮。望洋賦玉樓而應召。棄舊遊兮。徜徉春風碧草。秋雨寒螢。悼夜臺之不返。徒極目兮。北邙歌楚些于宋玉。倘歸來兮。故鄉哀哉。

祭文學萬吉先文

懷應聘

嗚呼。百年賦命。誰彭誰殤。德言配功。不朽兼常。苟達于觀。可無悼傷。雖然。嗚武子之驢。無情亦感。吹山陽之篴。有淚俱縻。况弟輩之于兄。弱齡同好。弄壯歲同舞。鷄老大同傷。悲者哉。兄乎。兄乎。孝廉門胄。族望我禾。兄以士冠。衍大其後。道則增高也。德則繼長也。石家謹厚。有盛無衰。素業羊曇。有守無替。今則書香逾繁。荆花不剪。將合百口。以成橋。幾聯三宗。而同爨。兄不惟有其志。亦竟有其事矣。此弟輩哭兄之履端一

大梗槩也。若夫景耀賁天。鴻文啟運。挿于小隊。非星  
占史。弟輩與兄。一首同學。縞紵于群。兄居荀里。俄瞻  
君子之大來。弟在程鄉。偕慶朋簪之畢。盍然而兄之  
道。則太丘也。兄之才。兼計然也。淮南之客未至。兄先  
樹桂。陶峴之賓欲臨。兄已置舟。于是鄴下才翮。西園  
遊雅。弟輩佐兄。不私臧否。互見品題。決公幹之五言。  
當時妙絕。識偉長之中論。通體無疵。此又弟輩哭兄  
之賢勞于吾道。不能忘其首庸也。至夫久游于藝。已  
妙荆關之墨。老精夫術。忽收苾蕩之鍼。十年踞壁。獨  
且印心。求之者戶外屨滿矣。緣因濟物徧高。若屋之  
封。眷切友朋。與掘滕公之日。此又弟輩哭兄之多能。  
以近事爲盛德事也。嗚呼。生浮若寄。知歸可樂。君子  
之委化也。伏地回陽。小人之蜉蝣也。稿石出火。兄其  
伏地。陽回者耶。弟輩以行誼信之。惟是兄嫂之喪。計  
以前年之秋。孟兄之喪。計以今年之秋。仲兩喪相距。  
不遠大祥。猶白首同歸之義乎。室復向隅。堂增躡踊。  
極人事之慘哀者矣。兄性不飲。設醴于座。兄味嗜淡。  
登饗于俎。是我儕享意之真率。或宜綴于余文也。夸

河東之鳳。詔蘭陵之角。大有人在。辭無斐然。不及也。  
哀哉。

祭州守沈子相文

懷應聘

嗚呼。今之執筆以奠者。爲兄僅存之老友。師資于兄。幾五十年矣。少壯全掇庶子之華。兄則星雲腕下。歲晏共含家丞之碩。兄居百尺樓頭。以兄之才地先鞭。退讓之道宜爾也。曩時讀兄友略。知兄詳于論交矣。初編裛露。始溯洄于敬信。旣訂咸集。卽氣類于慎同。兄于壇坫事。意主道廣。而當時之議兄者。謂有宋襄獨霸之私。適自遠于桓文。雖與晉楚交見之盟。終留跡于申蜀。而弟輩愛兄之深。時對四方同志。必稱兄

之青天與白日也。今何時也。白頭何數。還說開元。必  
遭兄靈壓然笑矣。然而事則有其事也。兄才當爲真  
進士。濩落爲鄉進士。鄉進士之食報。反多于真進士  
之遭逢。天耶人耶。讀運命論者知之矣。若兄之宦遊。  
在新寧也。社餽數過民廬。胡牀時在山頭。是兄表萬  
吉老之言也。在樂城也。賓至飽羊曇之膳。上官贈越  
石以驟。是兄歸來自道之言也。至任轉州守。則其風  
愈高矣。赴商州。同于玉尊之叱馭。一意奉公。辭商州。  
又似曼容之養志。不過百六。此豈得之造次哉。由于  
夙昔之信道篤。夫是以終日之見幾蚤也。歸田之後。  
三遷有道之鄉。一聽鹿鳴之詠。註易則君平下簾也。  
禪喜則維摩入室也。猶以百年人境。以人聚之痛痛  
兄。兄必歷垓而詈矣。則我豈敢嗚呼云云

云





